



元·关汉卿原著
周 勃改编 朱正隸繪圖

望江亭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戲曲故事

望江亭

元·关漢卿原著

周 劭改編 宋正謀繪圖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根据元·关汉卿同名杂剧改编，兼采川剧本“谭记儿”部分情节，写一个美貌聪明，活潑坚强、敢于爱憎也敢于反抗的女性，生于封建宗法社会和豪强贵族统治时代、却要打破寡妇再嫁和专制压迫两重难关而获致成功。这位女性，是以三种不同身分在本书中出现的：先是目光低垂玉容寂寞的年轻寡妇；继以乔扮为嬉怒活潑宜喧宜喜的渔家少妇；终则是雍容华贵，言正词严的太守夫人。创造这个角色的伟大戏剧家关汉卿，在这里表现他惊人才华的喜剧手法。

戏曲故事

望 江 亭

元·关汉卿原著

周 錫改编 宋元謀繪圖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

☆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 11/18 字数：37,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-23,000

统一书号：110077·611

定价(5) 0.15元

前 記

关漢卿的“望江亭”雜劇，經成都市川劇團以“譚記兒”的劇名在京、滬等地演出，獲得了空前的成功。這成功，除了川劇本改編者和川劇團演員們的助勞外，主要的还是由于关漢卿給我們創造了譚記兒这样一个生动的角色。

“望江亭”是一出喜劇，关漢卿創作这个雜劇的理想意圖是远超过于生活真实的，他的目的是要塑造这样的一位女性：美貌聰明、活潑堅強，敢于愛憎，也敢于反抗。生于封建宗法社会和豪強貴族統治时代，却要打破寡婦再嫁和尊制压迫這兩重难关而獲得成功；这样的一位女性，是何等生动的形象！这样人物性格的描寫，是其他古典戲曲作者所缺乏而为偉大的劇作者关漢卿所特有的。

关漢卿寫这个雜劇，多少是帶些浪漫主义手法的，因之这个雜劇的情節就有許多可供人挑剔的地方。为了演出，川劇本已作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，但也僅限于适合舞台的演出为止；現在要把它改編为“戲曲故事”，除掉不能失去原作精神之外，更要使情節合情合理，有头有緒；例如川劇本刪去了結尾李秉忠判案一場戲，便很难使故事有圓滿的結束，我觉得还是按照“望江亭”原有的情節好；不过要适当的作一些改动。

这样的改編是否好，在我是一个嘗試，希望讀者能予以指教。

北宋宣和^①年間，有一位姓譚的少婦，小名叫做記兒，生得身材苗條，容貌秀麗，更兼性情溫柔，十分聰明，凡是琴棋書畫，女紅針綉，无不一學即會，見過她的人，莫不交口稱譽。只是她家道清寒，人丁單薄，既无伯叔，又鮮兄弟；却喜有一位李學士名叫希顏的，慕她的才貌，遣媒說合，結成良緣。成婚之后，夫唱婦隨，很是相得。

那李學士少年科第，很有文名；出身也是寒微，父母早亡，倒和譚記兒門當戶對；不料天不作美，那李希顏娶了譚記兒还不到兩年，只沾了一些微恙，忽變沉痾，竟拋下了如花似玉的妻子，一病不起了。

譚記兒想起李希顏的人才品貌和對待她的恩情，禁不住哭得死去活來，把一個活潑潑能言善語的少婦，頓時變得靜默寡言足不出戶起來。年紀這樣輕，又不曾生下一男半女；家里更沒有其他親人，這淒淒涼涼的歲月，真是不容易捱度。但她也不管這些，只是一心一意要為李學士守節，報答他相待的恩情。

自從李學士去世后，她把家里奴仆大都遣散了，只留下兩個老成的；索性把大門也緊閉了，平時一些親友，都不相

① 宋徽宗年号(1119 — 1125)。

往來。自己更淡妝素服，輕易不出門庭。饒是这样，只為她的才貌太出眾了，還不免有些風言風語傳到她耳根來。更有一些不識竅的婦人們，借賣珠花看手飾為名，不三不四的來探聽她的口氣。譚記兒覺得又好氣又好笑，只是吩咐以後一概不許放那些混帳婦人進門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

但有一次却使她覺得麻煩和氣苦了，有一個城里著名串大戶人家的李媒婆，上門來死活一定要見她，再三阻擋不住；沒奈何只得給她進來相見，不料一見面那婦人就跪下磕頭，口中說道：

“恭喜夫人，夫人大喜了！”

譚記兒見此情形，不禁沉下臉來道：

“寡婦人家，有什麼喜事？你不要胡說亂道。”

那婦人爬起來，站在一旁笑嘻嘻說道：

“夫人，您有所不知，小婦人這次奉命前來，是替夫人做媒的。這頭親事，包管夫人稱心滿意；事成之後，夫人一定要重賞小婦人咧！”

譚記兒只是不理睬她，那婦人還是嘮嘮叨叨的說下去道：

“就是那楊衙內^①叫小婦人前來的。那楊衙內是當朝楊太尉^②的兒子，好不有財有勢，年紀又輕，相貌又好；家里除了正夫人外，身旁更沒有三妻四妾。探知夫人才貌雙全，意欲娶為二房。只須夫人說個‘肯’字，要多少聘禮都可以送過來……”

① 衙內是父親做高官的人一種稱呼。

② 太尉是掌握兵權的大官。

話還沒有說完，早給譚記兒啐了一口，咬着銀牙罵道：

“哪里來的混帳婆子，敢來胡說亂道，來！快給我打出去！”

那婦人挨了罵，不覺也老羞成怒，竟高声還嘴道：

“諒你那死學士的聲勢，總敵不過活太尉衙內的威風；你不知道他楊衙內的脾氣，他要的女人，哪一個能逃出他的掌心？等着瞧吧！”

譚記兒听她出言无禮，正再要喝打，那婦人已抱頭鼠竄而去。

自从那一天后，譚記兒一向沉寂的門口，果然就不安靜起來，时常有些三不四的人，前來探頭探腦，問長問短，說的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話。也有喝醉了酒的，定要闖進門來，胡鬧不休。甚至晚上也还有人來敲門打戶，拋磚擲瓦的。譚記兒心里明白，那一定是楊衙內手下爪牙所干的事；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得自悲命薄，暗暗傷心。

那楊衙內的手下越是鬧得凶，譚記兒對他越是忿恨，只看楊衙內這些舉動，便可知道他是一個倚仗父勢無惡不作，自己一貫與李希顏溫存體貼慣的，怎能和这样的人相處？為了要避免楊衙內的胡纏，她忽然動了出家修行的念頭。

恰好她家的後門，緊對着一座清安道觀。那是一個清靜的處所，當主持的叫做白姑姑，年紀還不到五十，却是年輕出家修行的。那白姑姑知書識字，過去和譚記兒也有過來往；如今譚記兒既動了出家修行的念頭，不免时常過清安觀來和白姑姑談心。兩個人倒談得非常投機，互訴衷曲，一談便是大半天，譚記兒趁此也躲開了家里的煩惱。

原來白姑姑也是系出名門，青年守節，才出了家；她娘家還有一個侄兒，叫做白士中，是個讀書秀才。她在侄兒完婚那一年，曾回娘家去看望一次；以後整整五六年，就不曾得到一些音訊。她這個侄兒為人，非常忠厚老成，學問又好，白姑姑從小就喜愛他。對着譚記兒，閑談之中，不免把這些家事，都瑣瑣碎碎的告訴了。心里暗想：只我那士中侄兒沒福，已討過媳婦；否則，眼前這樣的佳人，真是天生一雙，再配也沒有，老身不免要做一次撮合山^①了。

二

却說白姑姑的侄兒白士中，果真文章有價，在試場中得到大主考李秉忠李大人的賞識，高高的中了進士，榜下立授潭州^②太守，克日出京赴任。白士中帶着家人，封了船只，興高采烈的前赴潭州。動身時候，他念念不忘的，便是從小最愛憐他的姑母，現在清安觀出家淨修，這次高中進士，得了美官，還不曾報信給她知道，因此順道到清安觀一行，探望探望姑母。

那天白姑姑正在內室和譚記兒談天，忽然听得有人敲打觀門，連忙出來答應。開門一看，是一位年輕官府，對她施禮問道：

“請問這裡有一位白姑姑嗎？”

白姑姑連忙稽首還禮道：

“老身便是白姑姑，不知尊官問我何事？”

① 就是媒人的意思。

② 今湖南長沙。

白士中一看正是姑母，忙跪倒在地道：

“姑母，你老人家不認識侄儿了嗎？”

白姑姑見侄儿這般打扮，料想必是已經做了高官，不禁欢喜得眼泪也淌了下來，急忙攙起白士中，嘴里說道：

“士中侄儿，想煞了老身，快些到里面坐。”

到了客室坐定，白姑姑問長問短的細細叙了一回家常。她才知道白士中是中丁進士到潭州赴任去的，不禁問道：

“侄儿这次到任，想來是携眷同行的，为何把侄媳婦撇在舟中，不來和老身相見？”

白士中黯然回答道：

“不瞞姑母說，您媳婦儿过世已經三年了。侄儿讀書赶考要緊，急切間也沒有合意的人，所以這番竟是單身赴任的。”

白姑姑听得侄儿喪了偶，立刻便想到譚記儿身上；料想她这时正在內室鈔經，未必听得到他們的說話，便对白士中道：

“侄媳婦年紀輕輕的便去世，不能和你百年偕老，想是她沒有福份。但侄儿这次为官作府，沒有夫人作伴也是不对的。老身这里倒有一位非常出色的佳人，意欲为你作合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白士中連忙道：

“姑母一向待侄儿好，哪有不願意之理；只不知那位佳人是誰，也好讓侄儿見見面嗎？”

白姑姑道：

“她名叫譚記儿，乃是學士李希顏的夫人；李學士不幸在三年前去世了，還不曾嫁人。那譚記儿生得一副好容貌，性情溫柔，又是聰明，琴棋書畫，針綉女紅，什么都來得。她

要是肯嫁給你，那真是你的福氣了。”

白士中不等她說完，急忙央告道：

“好姑母，但不知她在哪裏，快給侄兒去見一見：果真像您老人家所說的，侄兒還會不立刻去求親嗎？”

白姑姑笑道：

“你且不要急，那人兒在內室裏坐着，也是天緣湊巧，正好可給你一見。但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嫁人，須得待我細細問來；你且到隔壁中躲着，先讓你偷覷一個仔細。但須待我咳嗽為號，你方可出來相見，切不可孟浪。”

白士中听罢白姑姑的囑咐，喜孜孜的到隔壁一間小室里躲着；却找到一個隙縫，迫切的張望着譚記兒的到來。只听得白姑姑向內室高聲呼喚道：

“夫人，請到客室來坐坐。”

白士中耳中先听得內室一陣清脆的回答：

“姑姑，你休得客气，我來了。”

那聲音飄入耳中，覺得又溫柔、又庄重，确出自一位知書識禮的少婦口中，白士中光听到這幾句話先有幾分悅意了。

話猶未畢，一陣細碎的步履聲，只見那譚記兒玄衣縞裙，脂粉不施，嫋嫋的進來。白姑姑連忙起身相迎，譚記兒問道：

“姑姑，剛才是誰到此？”

白姑姑隨口回答道：

“是位進香的施主，已經走了。夫人快請坐。”

譚記兒坐下央告道：

“姑姑，想我命薄如紙，這‘夫人’兩字，實在不敢當得；您老人家以後千萬還是叫我小名，才是當我自家人看待。”

白姑姑应允道：

“以后避命便是；但是你年紀輕輕，來日方長，也不必盡說什麼‘命薄如紙’這些話啊！”

譚記兒嘆了口氣道：

“自從李學士去世之後，我受盡了淒涼滋味，那還好說；只是在家里又不得安寧，怎不令人苦惱。幸得和姑姑長日相伴，少解寂寞之苦；否則，我早……”說着，聲音就哽咽起來。

白姑姑同情地說道：

“這也難怪，這三年漫長的歲月，也虧你度過的；真想不到你年輕貌美，要受這許多磨折。”

譚記兒懇求道：

“姑姑，我有一句話，藏在心里要和您說好久了。便是我這般命苦，人家還不肯相饒，使我在家里一刻不得安寧，倒不如跟着姑姑出了家，圖個六根清淨。您就收留我這個可憐的徒兒吧！”

白姑姑听了暗想，這妮子竟動了這個念頭，可不叫我士中侄兒落了空嗎。連忙正色回答道：

“你真不知出家人的苦楚，那布衣淡飯，白天里還可忍得，到晚來一個兒好生孤悽。那種滋味，我是過來人方才得知，決不是你年輕人嘗得的。”

譚記兒毫不為動的毅然道：

“自從李學士去世後，三年的歲月也過去了，世味人情，都看得很透。布衣淡飯的滋味，有什麼嘗不得，還求姑姑替我作主。”

白姑姑道：

“出了家將來懊悔便遲了，你是懂詩詞的，我且念一首

但詩給你听听：‘雨里孤村雪里山，看时容易画时难；早知不入时人眼，多買胭脂画牡丹。’^㉞到那时你就來不及了。我看你放着这絕世的容貌，还怕会沒有中意的如意郎君，何必存什么出家的念头？”

譚記儿長長的嘆了一口气，且不徑行答言，也針鋒相对的念了兩句詩道：

“‘曾經滄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’^㉟，姑姑当然也明白这两句詩的意义吧。您的話虽然很是，但是啊，自从李学士亡故之后，叫我哪里再能覓到这样知心的人物呢？”

白姑姑听了不禁暗暗欢喜。那妮子的心事不是都自己道出來了嗎。原來她并不是不肯再嫁，而是不曾覓到一个中她意的人。我那士中侄儿，論才学品貌，想也不会輸給她的李学士，这事看來很有几分指望的了。白姑姑想到这里，一时出了神，不觉連連的几声咳嗽。

那白士中躲在隔室，正在隙縫中張望得出神，譚記儿的一举一动，一笑一顰，在他眼中，真是美得不能再美，已是一百廿分的愿意了。及至听了她和白姑姑的对話，一陣儿使他冷，一陣儿又使他热。所以一听到他姑母咳嗽之声，竟也來不及整頓衣冠，慌忙踉踉跄跄搶進室來，对資譚記儿兜头便是一揖，口中說道：

“学生白士中拜見学士夫人。”

譚記儿蓦地看見一个陌生男子向她作揖，倒吓了一跳，連忙站起來还过礼，也不暇答言，便向白姑姑道：

㉞ 这首诗的大意是說要过平淡朴素的生活不容易。

㉟ 这两句詩的大意是說有过美好生活的人，对于普通事物便要看不入眼了。



“学生白士中拜見學士夫人。”

“姑姑，你有貴客，我且告辭了。”說畢，便起身要退入內室。

白姑姑連忙挽住道：

“你到哪里去。他可不是外人，便是我常和你說起的親侄兒白士中，新中了進士前往潭州赴任的。你們且相見過

了，坐着說話。”

譚記兒沒奈何，只得重新和白士中見了禮。关于他的为人，她早已听白姑姑說過好几次了。今日乍見，就覺得这个人长得好不英俊；若論品貌，端的不在李学士之下。心想白姑姑这个侄儿一表人材，怪不得他姑母要念念不忘了。只是剛才那副冒失的样儿，实在有些可笑。

正在胡思乱想，只听得白姑姑对她道：

“我那士中侄儿，听了老身之言，一定要和你一見，你看他的品貌比李学士如何？你剛才对我說叫你哪里再能覓到这样人物，現在不是就放在你眼前了嗎？”白姑姑說罢，不禁一个人哈哈的大笑。

譚記兒見白姑姑沒头沒腦的說出这些話來，正想思索些話來对答她，不料那白士中走过來又是一揖，口中念念有詞道：

“諒学生才疏貌陋，薄德鮮能，謬蒙夫人錯愛，得結陈朱●之好，真是三生有幸……”

譚記兒見白士中这副模样，忍着笑，板起面孔冲着他問道：

“甚么？你这位老爺說的是甚么？令人不懂。”

白士中吃了一惊，連忙解釋道：

“我学生喪偶已經三年，一向不曾碰着中意的人；今天見到天人似的夫人，蒙姑母替我作伐，真是三生幸事，万望夫人鑒我愚忱，不要坚却。”說罢，又連連的作揖不住。

譚記兒看白士中一副書呆样儿和白姑姑的得意滿志的态度，分明是他們姑侄倆做好的圈套，不免也有些生气。心

● 就是結婚的意思。

想：我縱然心許了他，可也不是这样容易相与的。便指着白姑姑說道：

“原來你这个清淨道觀，倒是暗藏了男子，來欺負人的。我且和你評个理去。”

白姑姑听了她的話，并不在意，只是微笑道：

“那是你自己情愿的，可不下老身的事。今天好日子，你們在三清面前，參拜天地，有何不可？”

譚記儿道：

“嚶呀，真是从何說起。你那侄儿啊，我今天才第一次見面，又不知他的真情实意，虧得你說得出这种話來。”話犹未了，那白士中早撲的对天跪了下來，口中朗朗的設誓道：

“我白士中謹对天設誓：今天幸蒙姑母作伐，得与譚記儿結为夫妻，日后一定相親相爱，永不渝此盟。我若負心，天厭之呀，天厭之。”

譚記儿一見他这副呆头呆腦忠厚老实的样子，心腸早已軟了，羞答答的反而說不出話來，心里却在暗自思量：“像白士中这般人品，确是不易尋覓的；而且答应了这門親事，立即同赴任所，也好跳出那楊衙內狗賊的糾纏，倒是一举兩得的事。”想到这里，不覺輕輕的对白士中道：

“你起什么誓啊！蒙你这样的誠心相爱，我也顧不得許多了。”

白士中見她允了婚事，胸中一塊石头方才落地，不免手舞足蹈起來；隨即又向譚記儿和白姑姑倆打恭作揖，一面稟告白姑姑道：

“姑母，侄儿这番赴任，欽限甚是迫切，实在不能多多耽擱。今蒙夫人允了婚事，侄儿倒有一些下情，要請姑母作主：

要想正如姑母所說，就在三清面前參拜天地，即日動身赴任，您道如何？”

白姑姑成就了侄兒的一段姻緣，正在高興，驀地聽了白士中的話，想起別離即在眼前，不覺淒惶起來，沉吟着不知怎樣回答才好。那譚記兒聽了白士中的話，却正中下懷。她惟恐一有耽擱，風聲傳出去，多生枝節，不如悄悄的當天成親走了，那楊衙內便有天大本領也奈何不得了。因此見白姑姑沉吟不答，便搶着對白士中道：

“既然相公王命在身，就依了姑母的話吧。”

好在譚記兒是單身只影，也用不着什麼多大收拾，當日便在清安覲成了親，辭別了白姑姑，雙雙的到潭州赴任去了。

三

且說楊衙內仗他父親楊太尉的聲勢，在朝中也弄一個閑散的官職，借此胡作胡為，專門惹花拈草，強搶婦女，是個著名的花花太歲。譚記兒的美名，他在李希顏在日，早已知道了，只是碍着同為一朝之臣，不便如何。李學士死了以後，便認她為口中之食，手到擒來，迟早必定到手；不料挨了三年，使盡了種種方法，還是不能如願以償，心里實在焦急。手下張千、李稍兩個篋片，為了這樁事，時常被他的罵得狗血噴頭。他正待使出最後一樁法宝，想把她強搶來府了事。不料張千匆匆的進來稟告道：

“啓稟大爺，小人剛從譚記兒門首回來，打聽得她已經

不在那里了。再三探問，才說是昨天由清安觀的主持白姑姑为媒，嫁給那道姑的侄儿白士中做了夫人，已經双双到潭州赴任去了。”

楊衙內一听此言，立刻暴跳如雷，頓足戟指大罵道：

“諒你小小一个白士中，是什么东西，竟敢大胆夺我的譚記儿！張千、李稍，你們快些替我多駕几只快船，定要把那狗东西追回來，方消我心头之恨。”

張千劝告道：

“大爺，打听得那白士中是新任的潭州太守，是个朝廷命官，小人等如何敢去碰他；还須从長計議，使他沒法抗拒才是。”

楊衙內一想倒也不錯，正待設法，那李稍从旁進言道：

“这又何难，那白士中王命在身，胆敢在赴任途中，娶命妇●为妻，已經犯了一个不赦之罪；只須大爺告訴老爺，在皇上面前参奏一本，說他貪花恋酒，不理民政，怕白士中头不落地，那譚記儿还不乖乖落在大爺手中嗎。”

楊衙內听言大喜，即將李稍大大的夸奖了一番，連說“好計，好計，事成之后，一定重重有賞。”

楊衙內果然把李稍一番話，加醬添油的告訴了父親楊戩，并且央求父親一定要把处理白士中案件的差使派給他自己。那楊太尉原是和当朝权奸蔡京、童貫、高俅等一鼻孔出气的人物，那管青紅皂白，听了儿子的話，就重重的在皇上面前参上了白士中一本；并替自己儿子討下了这个差使。那道君皇帝也是胡塗不过的，听信了楊戩一面之詞，就立刻下了聖旨，着楊衙內帶了尙方宝剑和聖旨，迅赴潭州查办。

● 有爵命的妇女，指丈夫做官而受封的女人。